

《流氓的变迁》
《談金聖叹》試析

附：鲁迅十五篇作品问题试答

辽宁第一师范学院
锦州分院中文系函授教育组编

毛主席語录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魯迅論《水滸》

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

目 录

一、流氓的变迁

原 文	(1)
注 释	(3)
试 析	(6)

二、谈金圣叹

原 文	(25)
注 释	(27)
试 析	(32)

附：鲁迅十五篇作品问题试答

第一讲 怎样结合鲁迅战斗的一生深刻领会毛主席 对他的高度评价？	(1)
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	(4)
二、伟大的思想家鲁迅	(7)
(一) 鲁迅的早期思想 (1907—1917)	(9)
(二) 鲁迅的前期思想 (1917—1927)	(11)
(三) 鲁迅的后期思想 (1927—1936)	(19)
三、伟大的革命家鲁迅	(22)
第二讲 关于六篇散文和小说中的问题试答	(27)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8)
《藤野先生》	(30)
《一件小事》	(33)
《孔乙己》	(37)

《药》	(39)
《祝福》	(42)
第三讲	关于九篇杂文中的问题试答	(47)
《友邦惊诧論》	(47)
《革命文学》	(50)
《文学和出汗》	(51)
《记念刘和珍君》	(54)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55)
《为了忘却的记念》	(59)
《论“費厄泼赖”应该缓行》	(60)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61)
《捣鬼心传》	(69)

《纪念刘和珍君》	(39)
《纪念刘和珍君》	(42)
《纪念刘和珍君》	(47)
《纪念刘和珍君》	(50)
《纪念刘和珍君》	(51)
《纪念刘和珍君》	(54)
《纪念刘和珍君》	(55)
《纪念刘和珍君》	(59)
《纪念刘和珍君》	(60)
《纪念刘和珍君》	(61)
《纪念刘和珍君》	(69)
《纪念刘和珍君》	(75)
《纪念刘和珍君》	(82)
《纪念刘和珍君》	(83)
《纪念刘和珍君》	(86)
《纪念刘和珍君》	(87)

流氓的变迁 ①

孔墨都不满于现状②，要加以改革，但那第一步，是在说动人主③，而那用以压服人主的家伙，则都是“天”④。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⑤。“儒者，柔也”⑥，当然不会危险的。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⑦。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⑧，以备危急时来作护身符之用了⑨。

司马迁说⑩：“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⑪，“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者在⑫。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⑬。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⑭，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⑮，便受招安⑯，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⑰，给他保镖⑱，替他捕盗，一部《施公案》，也说得很分明，还有《彭公案》，《七侠五义》之流⑲，至今没有穷尽。他们出身清白，连先前也并无坏处，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

然而为盗要被官兵所打，捕盗也要被强盗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侠客，是觉得都不妥当的，于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来打，男女通奸他来捉，私娼私贩他来凌辱，为的是维持风化^②；乡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来欺侮，为的是看不起无知；剪发女人他来嘲骂，社会改革者他来憎恶，为的是宝爱秩序。但后面是传统的靠山，对手又都非浩荡的强敌，他就在其间横行过去。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这一种典型的书，惟《九尾龟》中的章秋谷^②，以为他给妓女吃苦，是因为她要敲人们竹杠，所以给以惩罚之类的叙述，约略近之。

由现状再降下去，大概这一流人将成为文艺书中的主角了，我在等候“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的近作^②。

注 釋

①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二九年，即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三年。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特别是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方面使鲁迅看到了革命者前仆后继，奋勇前进的英雄气概，另方面也看到了当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投降派的丑恶嘴脸。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陈独秀等人，彻底背叛了革命；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转脸又去帮助反动派镇压人民去了。鲁迅深刻地指出，这些人与历史上的“侠”与“盗”都是一脉相承的，并且奴性越来越足；他们是依仗帝国主义和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为“传统的靠山”的，是反动统治阶级的鹰犬，实际上干着镇压和屠杀革命人民的勾当。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运用鲜明的阶级观点，通过评论《水浒》，撕去了投降派的面纱，号召人民群众警惕宋江一类投降派。

②孔墨——即孔丘和墨翟。孔丘（公元前551—前479年），字仲尼，春秋末期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约公元前478年—前392年），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学派创始人。

③人主——国君。

④“天”——这里指儒家和墨家著作中关于所谓“天命”、“天意”之类的唯心主义说教。例如，《论语》中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墨子》中有“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⑤墨子之徒为侠——据《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服役

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旧称扶弱抑强、好打不平的人为“侠”。墨子之徒就属于这一类人。他们虽不满现状，要想改革，但由于阶级的局限性，生产条件的限制，最后不能不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

⑥“儒者，柔也”——这句话出自汉代许慎著《说文解字》。柔即温和。鲁迅在这里用以形容儒家虚伪、狡猾的两面派本质。

⑦“死”——战国时期在“游侠”中较为流行的一种“侠义精神”，所谓“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这种“游侠”当时往往为某些权贵所豢养。“士为知己者死”，就是他们效忠权贵的道德观念。

⑧馈赠——赠送的意思。

⑨护身符——道教和巫师在纸上画成似字非字的图形，封建迷信认为带在身边可以避邪消灾。

⑩司马迁——公元前二世纪人，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著有《史记》。

⑪“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这是法家韩非在《五蠹》篇中批判儒、墨扰乱法治的话。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也曾引用过。

⑫五侯——汉成帝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外戚王谭兄弟五人，同日封侯，当时称为“五侯”。他们豢养了大批侠客”。

⑬“替天行道”——“天”，指儒家臆造的宇宙的最高主宰。按照儒家“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观点，皇帝是代表天的意志行事的。“道”，指政治主张、政治路线和思想体系。“替天行道”在《水浒》中最初见于第四十二回，说的是九天

玄女授宋江三卷天书，并要他“替天行道”。到了第六十回，晁盖牺牲，宋江立即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并正式提出了“替天行道”这一口号，以后各回屡次出现，还在山顶上立一面写有此四字的杏黄旗。宋江本人一再表白，当令“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所以宋江鼓吹的“替天行道”，是替皇帝行道，只反对贪官，等待皇帝招安，甘心充当奴才，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

(14)李逵——《水浒》中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朴直豪爽，对农民革命事业很忠诚。

(15)大军——指封建统治者所派遣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

(16)招安——这里指封建统治者诱骗农民起义军投降。

(17)钦差大臣——由皇帝派遣代表皇帝出外办理重大事件的官员。

(18)保镖——镳即镖，旧社会达官贵人雇用会武术的人来保护财物和自身的安全，这些被雇用的人被称作保镖。

(19)《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清代的侠义小说，是宣扬封建道德观念、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宣扬奴才哲学，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坏书。

(20)风化——旧指风俗教化。它是国民党反动政权为了镇压人民，维护统治秩序的一种借口。

(21)《九尾龟》——是清末一部描写妓女生活的小说，作者张春帆。章秋谷为书中的人物。

(22)张资平——初为创造社成员，不久即堕落为色情小说的作者。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汉奸文人。“‘革命文学家’张资平‘氏’”，是他曾在所开的乐群书店广告上替自己吹嘘的话。

《流氓的变迁》試析

本文写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最初发表在一九三〇年一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社会杂感观”栏内，后编入《鲁迅全集》第四卷《三闲集》。

一、时代背景

本文写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九二九年，发表于三十年代初。当时，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复杂。一九二七年，由于陈独秀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遭到了失败。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该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大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蒋介石上台，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血腥屠杀，在血泊中开始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的反动政权。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其势汹汹的反革命屠杀面前，表现了伟大的革命英雄气概，他们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九江召开了党中央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批判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这就是有名的“八七”会议。九月八日，毛主席亲自领导了湖南的秋收起义。十月，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向着深入发展。

在革命发生急剧转折的关头，敌我的阶级阵营，都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蒋介石的反革命屠杀吓

破了胆，陈独秀、刘少奇一伙叛徒顽固地推行投降主义路线，要无产阶级放下武器，跟蒋介石走，取消中国革命。到三十年代，陈独秀又与托匪相勾结，成为托陈取消派，堕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九三〇年初，当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军事“围剿”时，混入革命阵营的叛徒林彪也对中国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到处散布悲观情绪，发出“红旗到底能打得多久”的哀鸣。毛主席批判了陈独秀、刘少奇、林彪的右倾投降主义路路，领导党和根据地人民，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

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激化，也促使每个阶级迅速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以胡适、梁实秋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文人，由原先效忠北洋军阀转而公开投靠国民党反动派。一九二八年，他们在上海挂出了《新月》月刊的招牌，以搞文艺为名，在政治上反共反人民，在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以《新月》为阵地，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维持治安”的奴才和鹰犬，极力迫害革命作家，成为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急先锋。

斗争也考验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在这“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明显”的关键时刻，在文艺战线上也出现了一批“翻筋斗的小资产阶级文学家”。一九二七年鲁迅在广州，亲眼看见革命队伍中也颇有一些叛变投敌；“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到上海后，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鲁迅又一次目睹了左翼文艺队伍中，有人叛变，有人投敌，成了可耻的叛徒。他们借搞革命、搞文艺以营私，其实是上海滩一批政治流氓和文艺流氓。比如“革命的小贩”杨邨人，曾混入党内，后来发表声

明，叛变革命，成了可耻的叛徒。还有新流氓作家张资平和新流氓画家叶灵凤等都是这类人的代表，都是反动派的奴才。

鲁迅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不断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掌握了辩证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质变。他从广州来到上海，目睹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一方面他看到了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奋勇向前的英雄气概，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投降派卖身求荣的丑恶表演和对革命的危害。他以坚定的革命立场，指出：“革命的完結，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三闲集·铲共大观》）他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总结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出发，研究历史，联系时事，写下了一系列揭发、抨击流氓、奴才、投降派的战斗杂文，英勇地战斗在反文化“围剿”的最前线。《流氓的变迁》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篇。这篇战斗杂文，通过对流氓变迁史的考查和对《水浒》的评论，有力地揭露和痛斥了那些甘当奴才的无耻叛徒。这在当时是一篇批判投降派的战斗檄文，在今天对于我们识别现代投降派也是锐利的思想武器。

二、内容分析

这篇杂文，追本溯源，从儒侠、强盗、保镖到流氓的历史变迁，揭露了他们为反动统治阶级所豢养，以维持反动秩序为己任的奴才本质，刨了当代流氓的老根。

全文共七个自然段，可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三自然段，主要通过介绍孔墨“改革”和对儒侠流变的分析，交代出“流氓”的“奴性”的历史渊源，说明儒侠合流，为反动统治阶级效劳的奴才本质，从而揭示出流氓的祖师爷是孔老二。

第一自然段，介绍孔墨，说明他们都以“天”的名义实行“改革”，为统治阶级效劳。

文章一开头，鲁迅就说：“孔墨都不满于现状，要加以改革”。孔墨面对的“现状”，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期。广大奴隶纷纷起来反抗、暴动，从根本上震撼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力量不断壮大，整个奴隶制度正在“土崩瓦解”。孔丘站在奴隶主的反动立场上，对这种“现状”不满，看作是“天下无道”，“礼崩乐坏”。他的所谓“改革”，就是要“兴灭继绝”、“克己复礼”、“为仁”，开历史的倒车。墨翟对“现状”也不满，“要加以改革”。但他的立场、观点和孔老二是不同的。他对当时诸侯国之间的互相攻伐兼并以及强凌弱、富侮贫、贵傲贱这一类的社会罪恶现象，认为是“天下之大害”，他针对孔老二的“仁”，提出“兼爱互利”作为救世的药方。但是，在阶级社会里，奴隶主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封建主和农奴都不可能有超阶级的抽象的“爱”，所以他的“兼爱互利”的观点是唯心史观的一种幻想。“但”字前面是转折复句的偏句部分，不是语意表达强调的重点，鲁迅并列出两者的共同表象，便一笔带过，“但”字后面才是鲁迅要重点交代的意思。

孔墨所谓“改革”的出发点虽然有所不同，但由于统一在一个“天”字下实行“改革”，所以他们都不是由下而上的“改革”，而是由上而下的“改革”。要自上而下的“改革”，“第一步”却“是在说动人主”，“人主”，指当时诸侯王。孔墨要压服人主接受他们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所使用的“家伙”（即思想武器，“家伙”是讽刺语）“则都是天”。这自然就不会与反动统治者相对立。“天”即“天命论”。孔丘是中

国最早的也是最大的“天命论”者。他曾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并提出君子“三畏”，把“畏天命”放在“三畏”之首。无非是要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和奴隶们都敬畏天命，顺从天命，不犯上做乱，以维护奴隶制国家最高统治者——天子的反动统治，让奴隶们俯首贴耳地服从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墨翟也说：“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墨子·天志(上)》），也无非是用“天意”来压服统治者，使他们实行墨家的“兼爱”的政治主张。由此可见，墨翟也没离开“天命论”。由于依靠“人主”又统一在“天”，他们对统治者的“人主”地位，是始终不动摇地承认和尊重的，丝毫也没有想把“人主”的宝座推翻的意愿。在这一意义上说，墨翟和孔丘都是以“天”的名义，为反动统治者效劳的。尽管“压服”两字同时证明着孔墨地位的相对独立性，与后代奴才完全依附不同，但在对“人主”的总态度上，却共同开辟了后代儒侠、强盗、流氓的“奴性”之源。

第二自然段，据源析流，剖析儒侠的流变，揭露儒侠的本质。

“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所谓“儒”是指儒生，所谓“侠”是指侠客。这一句话承接上文转入写孔墨的门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流合污，成为儒侠之流。接着对儒侠进行了揭露和分析。“‘儒者，柔也’，当然不会危险的”。柔是温和，柔顺的意思。此文出在汉朝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中。鲁迅在这里用来是指虚伪、圆滑，强烈地讽刺儒家都是狡猾的巧伪人、两面派。他们对反动派温顺柔和，象叭儿狗，献媚求宠；但对劳动人民则用软刀子杀头不见血，以维持奴隶主的反动统

治。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是这样，在封建制度巩固以后，也是这样。孔老二的门徒们望风使舵，逐渐把“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奴隶制复辟经，改造成为“君权神授”“皇恩浩荡”的封建制圣德颂，为封建统治者效劳，又成了有用的奴才。所以说儒者，不会有什“危险”，是易于保全其性命的。鲁迅从“流氓”的祖师爷说起，指出孔老二是古代著名的第一个大“流氓”。这就掘了“流氓”的祖坟，刨了“流氓”的老根。

“墨子之徒为侠”，墨子的门徒，后来就变成“侠”。“侠”，原是所谓扶弱抑强，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人。据说墨子和他的门徒结成一个严密的团体，过着极其刻苦朴素的生活，有着严格的纪律，“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淮南子·泰族训》）鲁迅说“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目的”。这里的“老实”是和“儒”对着说的，意思是“侠”还可以说到做到。但“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这些“侠”一味取巧，他们根本不再存在什么严密的组织，过什么刻苦的生活，而是仗剑远游，好结私交，往往为某些权贵所豢养，作威作福，成了江湖游侠，也就是商鞅、韩非所说的“游食者”。他们对待权贵仍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道德观念。明代有个人评论到《史记·游侠列传》时，说那些侠“斯固亦孔子所谓杀身成仁者也”。可见儒和侠虽然名称不同，表现各异，一则著书立说，摇唇鼓舌，则拔刀相向，行剑攻杀，一文一武，两方面配合起来，狼狈为奸，合流为一体，成了儒侠。等到“汉的大侠，就已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来作护符之用了。”也就是说，汉朝的大侠，如楼护之流，已成了

依附于权贵的奴才，成了取巧的“侠”的典型。他们以“公侯权贵”为靠山，互相勾结起来，大搞犯罪活动，如私铸铜钱，挖掘坟墓，复仇搏斗，行凶杀人等等，严重地破坏着新兴的封建制度和社会秩序。“公侯权贵”就是西汉时期那些策划叛乱的异姓、同姓诸侯王，为了搞分裂，搞复辟，总是乐于招纳他们充当鹰犬和走卒。于是，取巧的侠，既要成侠之名，又要无杀身之祸，“不会危险”，就和“公侯权贵相馈赠”，目的是寻靠山做为“护身符之用”。说他们“取巧”，是说他们只徒有“侠”的外表，而骨子里完全换成了儒者的“柔”和“巧”。归根结底成为孔老二的谬种流传。

第三自然段，深刻揭示儒侠“乱”之和“犯”，决不是“叛”的反动阶级本质。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出于法家韩非的《五蠹》，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曾引用过这句话。鲁迅援引“司马迁说”，而不直述“韩非说”，是从儒侠与其新主子（地主阶级最高统治者）的关系的角度讲的。意思是说“文”和“武”是相对的，即儒生用文的一手扰乱法制，游侠用武的一手触犯禁令。鲁迅尖锐地指出，儒侠的“乱”之和“犯”，并不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起来造反，因此“决不是‘叛’”。他们“闹点小乱子”也不过是为权势者“小骂大帮忙”，因为他们与权势者的矛盾是同一营垒中的小纷争，他们决不是真正要跟反动统治者做对，更不是以推翻反动统治阶级为目的。接着鲁迅以汉武帝时的“大侠”楼护依附“五侯”，“五侯”豢养楼护为例，指出儒侠即使捅出漏子，“五侯”之流的主子也会来保护他们的。“五侯”指汉成帝（刘骜）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外戚王谭、王根、王逢时、王立、王商兄